

悦览万物,文享人间  
想被发现,速来投递:qtqxdaily@126.com



作者 倪海峰

□半文

沙地的上空飘荡着一层厚厚的稻花香,又浓又稠,浓到化不开,稠到撕不裂。这一日,早稻成熟,一马平川的沙地上,洒满了一地的金黄。沙地迎来了第一轮丰硕的收获,农人开动带“XG”字样的收割机,向着大地金色出发。“XG”是星光,收割机如同挥动着锋利的“星光”,“沙沙”,把一地稻穗收割,脱粒。把稻谷打包,又吐出芒,吐出秸。粉碎后的草料,重入轮回变成养分,滋养沙地下一轮的丰收。

过去,这个时节是沙地的大忙季,称“双抢”。抢收,抢种。收早稻,种晚稻。我的父亲母亲忙得脚不沾地,我和姐姐亦是力所能及地帮忙干农活:拔秧,插秧,拎稻草。干不了重活,就干些细胳膊细腿的小活,也算是为大人分担一些。虽不多,但心里高兴,因为总算不是白吃了稻米,能为家里出点力。

父亲躬身,挥动镰刀,“唰唰唰唰”收割的姿势,和五千年前良渚的先民一个模样。父亲举起又落下的锄头,和先民手中那把一个模样。父亲播下和收获的每一粒稻谷,如同先民播下和收获的一样。沙地是钱塘江喇叭口的冲积平原,土壤沙质,透气沥水,利于水稻生长。这一流域,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开始播种水稻。“八月剥枣,十月获稻。”数千年前,《诗》中所种之稻,与父亲手中那一粒也是一样。

“乃求千斯仓,乃求万斯箱。黍稷稻粱,农夫



通讯员 王远超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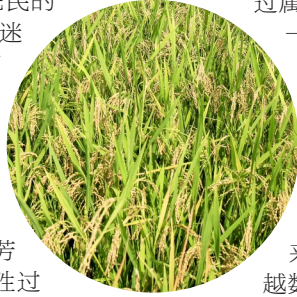
## 稻花香里说丰年



通讯员 张祥荣 摄

之庆。报以介福,万寿无疆。((《小雅·甫田》))粮食丰收,还需要再建一座座粮仓,还需要打造一个万个粮箱。五谷丰登,这是农民最幸福的事情了,真希望这样的幸福,无边无际,没有尽头!我站立在丰收的沙地之上,和一个农人站立在数千年前的诗中场景,丰收的喜悦也是一样的。抓一把稻谷,凑近,用鼻子深深地吸一口带着大地芬芳的香味。想到这一口稻香来自数千年前,来自先民的石镰石犁之上,心头便多了一种莫名的迷醉。忆起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更是迷醉。有些香味醉人,譬如,稻米的香;譬如,稻花的香;譬如:大地的芬芳。

特别喜欢稼轩词中的“稻花香”。我的父亲,我的先辈,良渚的先民们,在挥动镰刀的时候,闻到了丰收的芳香。对于一个农人来说,稻米的香味,胜过一千朵百合、一万朵玫瑰。农人是实在的,相对一朵花的香,他更喜欢这一种只有粮食才能发散出来的厚实的香味。但稼轩不是一个一般的农人,他不仅闻到了稻米的香,还闻见了一朵稻花的香。稼轩的“稼”,是庄稼、是农事。所以我说,稼轩不是一个一般的农人,而是一个诗意的农人。或者说,是一个怀抱农人梦想的诗人。只有靠近大地的诗人,才能闻到大地吐露的这一个秘密。



我把稻花香,说成大地的一个秘密。因为它很小,小到几乎可以忽略。只有在稻田里生长的农人,才会发现:稻子还会开花。也只有胸有诗意的农人,才会闻到那醉人的稻花香。

稻花很小,不过两毫米,没有花瓣,只有两片绿色的稃,内稃、外稃,小小地裹着花蕊和花柱。底部有两片小小的浆片。浆片不断地吸水膨胀。在某个清晨,当花朵听到大地的心事,觉得该开花了,“叭”一下,浆片会打开稃片,像打开一个小小的贝壳,轻轻地吐出怀抱了许久的芬芳。水稻一生很短,早稻更短,发芽,生根,长叶,分蘖,开花,结实,不过100天。短短100天,穷尽一生。不过,即便短,也要芬芳。它把属于自己的芬芳,通过一张小小的嘴巴吐露出来。一朵稻花虽小,一穗稻花就大了。一穗稻花从底到梢,能开两三百朵稻花。一片水稻田数以亿计的稻花,站立在稻田深处,微风吹过,稻花如浪。想象那一片壮观,远胜稼轩笔下的“沙场秋点兵”。

稻花不是百合,不是玫瑰,微小也不艳丽,从花开到闭合,不过短暂一小时。不过,相对于它同样短暂的一生,已经足够。至少,它曾经开过,曾经吐露过属于自己的芬芳。“稻花香里说丰年。”每一朵小小的稻花,吐露的都是大地丰收的秘密。稻田里的每一声蛙鸣,说的也都是大地丰收的秘密,只有怀抱诗意的农人,才能真正听懂。

这一日,我穿行在沙地之上,穿行在一层厚厚的稻香之中。“星光”收割机把金黄的香味吞下,又吐露出来。物质与科技的发展,一日千里。穿越数千年时空的丰厚大地上,播种与收获的姿势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。但丰收的芳香是一样的,这是一朵稻花孕育的香味。大地吐出稻花的香,稻花吐出稻米的香,稻米吐出一粥一饭的香。沙地之上,丰收的香味让人沉醉。听说:今年沙地早稻丰收,亩产超过一千斤,父亲很高兴:比过去镰刀铁耙,强太多了。

“黍稷稻粱,农夫之庆。”几千年了,丰收的快乐是相通的。

## 纸书皮上有传承

□张晓飞

当秋风梳红高粱穗子的时候,母亲把攒着的旧挂历拿出来整齐地摊好,支起小写字桌,开始帮我包书皮。

面粉掺水加热搅拌合成的糨糊,在我记忆中,除了春节贴对联,就是每年开学时,让我感到包书皮是等同于贴春联的一件大事。

母亲不喜欢印有美女的挂历,她的挂历上是色彩缤纷的田野,铺展开来,仿佛把门外的整个秋天搬进屋里,抱在了怀里。

我家是紧挨着村里碾场的第一户,窗外天高云淡,粮柴如山,木锨高扬,人语声欢。母亲躬身在小桌前,宁静恬淡,手中默默忙活着。她先将挂历纸对折裁开,接着拿起裁好的一半再对折,盖在新发的课本上,沿着书的边缘折叠。到了书脊两边,小心翼翼地撕下一点缺口,把最后的一点包进书皮里。

母亲平日里干活就格外细致,包书皮也不例外——我以为完工的时候,她沿着四个角又折起来,叠成三角形,这比一般的纸书皮更结实坚固。每每看着母亲包书皮,笨手笨脚的我怎么也学不来。

母亲收起糨糊的时候,挂历上雄伟的山川、五颜六色的小花都挤进了我新课本的封面。久雨初晴的夜空,洁净清爽,荡漾着满天星星。我一笔一画写上科目和姓名,小心翼翼地摩挲着,入梦都是甜的。再到期末假日时,我的书本还保留着微凉澄澈的秋天,一如母亲的陪伴。

我明白,母亲的细致,透着对书本的敬意。从选材上来说,她从不用报纸和塑料——没有挂历纸所具备的硬度筋骨。书的四角处包成的硬三角,在我心里更是一件艺术品。母亲的细致,也透着对知识的敬意,她会根据科目和内容留心选择恰好对应的图片。

母亲的细致也深深影响着我求学的态度,她的纸书皮有一种对怀抱里孩子一般的疼爱,有一种对大地上庄稼一般的呵护,一年又一年陪伴着我,走过村小学、镇初中、县高中,直到我考上大学。

那是一个雁阵在天空排成“人”形的微凉秋天,我踏上火车南下求学。那一日背起行囊,我记起儿时书本里说:“孩子如果已经长大,就得告别妈妈,四海为家。”那是二年级课本上的《蒲公英妈妈有办法》,母亲选的纸书皮上,湛蓝的天空下,金色大地上一簇圆圃的白色蒲公英待风起飞。我别过头去,潸然泪下。

如今,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将书皮的四角折叠成立体三角形。我不仅给孩子的新书包纸书皮,还会把买来的新书也包上纸书皮。每当站在书架前,望着散发着油墨香、包着纸书皮的新书整整齐齐立着,我的心中都会渐渐温柔起来。在醉人的书香里,我走进广袤的大地,走进乡村的深处,走进母亲的怀抱,像一条鱼逃离鱼塘,奔向大海般自在。

育我菁莪人未远。不管时空怎么变换,世界怎么改变,母亲在秋日里包纸书皮的温暖记忆都不会褪色,散发着淡淡油墨的清香,使我永沐那份深爱。

在我心里,小小的纸书皮早已不是一张简单的纸,传承的是母亲对土地和知识的敬重。我读书写字,记录人间的欢喜悲歌、父老乡亲的平凡质朴,喜欢把文字与农人农民风土人艺深情勾连在一起,愿在这丰润的大地上,也站成一株朴实的庄稼——像麦苗,像稻禾,像一株碧绿的蔬菜,或是金黄的玉米。

□朱大杨

团箕,学名簸箕,而沙地农民习惯称它为“团箕”。在以下的讲述中,我也把簸箕称作团箕。

团箕,是一种直径约一米、边高四五厘米的圆形竹编农具。比晒匾略小,但做工比晒匾精致。它的主要用途是簸扬打场后的麦子、谷物、豆类等,簸去夹杂其中的叶子、糠秕,确保粮食纯净无杂质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,沙地还没通电,电风扇、排风扇等扬谷设施无法在粮食脱粒场上应用。木制的手摇风车在当时算是“大型农具”,是个稀罕之物,全生产大队20个生产队只有一个生产队有。因此脱粒后的粮食,主要靠团箕簸扬。

然而,团箕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,三四十户人家的生产队,能凑够十几个团箕算是很不错了。生产队里会簸团箕的人,也为数不多。因此,生产队会对提供团箕,又会簸团箕的社员额外补贴工分。我家有一面团箕,且很早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簸团箕的技能。每逢生产队里麦子、谷物打场,我都会提前把团箕带到队里。生产队里,社员之间挣工分竞争激烈,团箕能派上用场,多挣两个工分是笃定的,竞争对手也不敢二话,只能眼巴巴地看着,在一旁“望箕兴叹”。

“看看不值钱,学学两三年”,簸团箕也一样。会簸团箕的高手,十多斤毛麦子倒在团箕上,两手端平,然后使出“豁力”,让团箕里口离开身体半截手臂的距离,团箕外口迅速上举,呈45度以上斜度。此时,团箕上的毛麦子腾空而起,形成一支一米多高的“麦柱”。紧接着,操作者立即双膝微曲,身子微微下蹲,团箕边靠紧腹部,端平的团箕稳稳接住从空中落下的麦子。第二簸、第三簸……都以

□余观祥

揪痧,中医里是这么说的:“揪扯皮肤的方法被称为揪痧或扭痧,可以看作是刮痧的一种简单变形,揪痧是指在身体某一部位或穴位上,用手指揪扯皮肤,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。”

揪痧作为民间治疗中暑的方法,已延续了很多年。在我的孩提时代,因生活条件艰苦,农村又缺医少药,有个头疼脑热的小毛病,一般是用揪痧来治疗。尤其是夏日中暑,俗称“起痧”了,就会叫个会揪痧的人,在脖子上、背脊里或胸前揪上几道。痧揪出来了,马上就会神清气爽,胃口也会大增。

揪痧时,一般会选择在空气比较流通的地方,如草舍的屋檐下,南瓜棚或大树底下,一般以揪脖子后侧或背脊处为多。被揪痧者则反着身子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,双腿跨在椅子坐板的两侧,双臂放在椅子靠背的横杆上方,下巴紧托在双臂之上,便于支撑人的躯体,使揪痧者可大施其手上功夫。

揪痧看似简单,有一种人人都会的感觉,其实大有学问,它有“死揪”与“活揪”之分。

“死揪”,就是硬揪着皮肤,使劲地拉扯,被揪者会感到疼痛无比,而揪痧时发出的声响也很沉闷,揪出的瘀痕粗细不一。“活揪”,则是两只手指蘸上水后,轻松自如地揪扯,疼痛感也在可承受范围之内。在揪扯过程中,表皮会发出一种“吧嗒、

## 簸团箕

同样的方法操作。在团箕一上一下的过程中,夹杂在毛麦中的糠秕、瘪粒、小秸秆等杂质会被陆续簸出团箕。少则五六下,多则七八下,团箕上的麦子就变得干干净净。此时,操作者将团箕往前往后来回两掀,团箕上的麦子瞬间被码成“一字”,操作者一个侧身,团箕上被簸扬干净的麦子,不偏不倚地倒入箩筐。一团箕毛麦簸成净麦,直至麦子入筐的整个过程,“高手”两三分钟即可完成,而刚学簸团箕的新手,麦子与糠秕杂质分离就会慢很多,往往需要簸上十多下才能簸扬干净。有的还会把饱满的麦粒也簸了出去,得重新回簸一次。

麦收时节的傍晚,微风徐徐,收住了劳作者的汗水,却扬不净瘪麦与糠秕。一天打下来的麦子,用“柳筛”筛过后,堆得像座小山,必须抽调众多会操作团箕的社员一起上阵,天黑前集中力量打一场簸麦的突击战。队长号令下来,十多名会簸团箕的社员,个个像临阵的战士摩拳擦掌:有的把袖口用绳子扎紧了,有的索性将袖管卷得老高,最要紧的是一定要把手塞进裤腰,系紧腰带,这样既能避免衣盖沾出团箕里的麦子,又能轻装上阵,在簸团箕的突击战中“不掉链子”。

十多名簸团箕的操作者背朝来风,一字排开。每人都配备一个助手,他的职责是用畚箕舀毛麦,往团箕上添料,这样可以加快麦子簸扬进度。一时间,十多面团箕上上下下,十多支“麦柱”像喷泉似的此起彼伏,簸出的糠秕、麦叶、小秸秆、灰尘,在团箕口外纷纷扬扬,随风而去。“噼啦啦一噼啦啦一噼啦啦”……十多面团箕同时发出的簸麦声,周围群众加油鼓劲的吆喝声、嘻嘻哈哈的欢笑声,在麦场上汇成了一曲充满丰收喜悦的交响曲。原先堆得像小山似的毛麦,经两个小时的突击,被彻底“铲平”,一筐筐簸扬得干干净净的麦子,纯净度达到了

## 揪痧

吧嗒”富有节奏感的声响,揪扯的瘀痕也会显得美观整齐。

据我观察,揪痧有两类人,一类是享受揪痧,另一类痛苦揪痧。享受者,在揪痧过程中面带微笑,微闭着眼睛,任凭揪扯,似乎毫无疼痛之感。痛苦者,揪一把,呻吟一声,表情极为扭曲,痛苦异常。但现实中享受型远少于痛苦者。出现这两种状况,曾有人分析,不乏三种原因,一是神经系统敏感,承受痛感的能力弱;二是个体的皮肤有厚薄之分,厚的相对而言较能承受疼痛;三是揪痧者的技能优劣,采取不死拉硬扯,用活揪法进行揪痧的,人体疼痛感就会减轻。种种因素叠加,引起揪痧者反应不一。

我所居住的地方,三婆婆的揪痧远近闻名,独有一手,生产队里的人“起痧”了,都喜欢叫她揪上几把。她身材娇小,是个缠过脚的小脚女人,更确切地说是,是个弱不禁风的老太太。但她揪痧的功夫很了得,她把中指和食指弯曲成钩状,蘸上凉水后,便揪扯脖颈上的一部分皮肤,用力向前揪扯,然后急速放开,往复揪扯二十多下,一道浅红色的瘀痕就出来了。如不会揪痧的人,通常拉扯上几把,手指就显露出了无力。但是她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揪,甚至连续揪上几个人,手都不觉得吃力。

记忆中,有一年夏天,我五六岁,母亲看我有气无力、胃口不开,一副瘪悠悠的样子,便要给我揪



粮站收购的标准。

一战下来,簸团箕的社员的衣服再一次被汗水湿透,汗水顺腿而下,麦场的泥地上形成了好多个“水汪凶”;沾满汗水与灰尘的黑不溜秋的双手,变成了“大猩猩的爪子”;脸上,灰尘被汗水粘住,人人成了“包公脸”,大家相互指着对方灰头土脸的面孔,开起了玩笑!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,沙地农村通上了电,有条件的生产队扬谷、扬麦用上了排风扇。簸箕(团箕)退居了“二线”,只是在小家庭里晒晒种子、拌拌腌菜时派点用场。过些年,团箕成为展馆中的一品。我家的那面团箕,就被陈列在村文化礼堂,成了沙地农家老物件的展示品。

痧。于是上演了一场“老鹰抓小鸡”的追逐战,我四处逃,母亲在后紧追,最后还是被母亲逮着了。

母亲叫来揪痧高手三婆婆,把我整个人横按在三婆婆的膝盖上,母亲牢牢地按住我的头,叫三婆婆在我的背部揪痧。我一边拼命地挣扎,一边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,最后在三婆婆和母亲的相互合作下,我脊背揪出了一道道紫红色的痧条。三婆婆还喃喃地说:“阿祥的痧揪得正是时候,再拖延下去,痧老了,揪痧效果会减退的。”

俗话说,小孩无假病。中暑这类情况,揪痧效果最明显,我揪痧后,过了个把小时,“奇迹”就发生了,虽然脊背上还隐隐作痛,肚皮里咕咕地叫了,当天晚上就恢复到了一个好的状态。

说到揪痧,沙地人还有一种规矩,当揪痧者说,痧揪好了,被揪者就不能再在椅子上懒坐着,应立即起立,快走几步。此时,揪痧者会将一碗蘸手指用的水,随之泼到道地上,寓意把起痧的晦气洒向大地,使患者的痧消退得快,三婆婆揪痧,每次都会按照这个规矩去做。

斗转星移,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三婆婆及三婆婆式的揪痧能手一个个离我们而去,中暑的患者依然时有发生,但民间疗法已经很少见了,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。好在一种器械型拔痧罐应运而生,取代了传统揪痧疗法,消除了人们因中暑揪痧而带来的痛苦。